

黃庭堅《乙酉宜州家乘》疏証

黃啟方

台灣大學中文系

〔內容提要〕《乙酉宜州家乘》系北宋大詩人、大書法家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在宋徽宗崇寧四年乙酉被罪編管宜州（今廣西宜山）時所寫的日記。按：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記：「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又羅大經《鶴林玉露》、地集、家乘：「山谷晚年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意也。」

則「家乘」一詞蓋庭堅始創，於譜牒之事，別樹一面。據陸說，是庭堅平素即有「家乘」之作，至宜州猶然；據羅說，則「家乘」係黃庭堅「晚年」之作。今所見則自是「乙酉」年在「宜州」所記。

庭堅卒於「乙酉」年九月三十日，《家乘》則自當年正月初一記至至八月二十九日，扣除缺佚，實得二百三十日。此二百三十日間庭堅之生活狀況所記極詳，然無一語及於政事或個人恩怨。已故史學家趙鐵寒先生是唯一曾注意黃氏此一《家乘》者，並曾撰文發表於《大陸雜誌》，惟僅作概括介紹，又不免有臆測之處。《家乘》文字簡要，並多食品名目，不加疏解，頗難通讀。茲參考黃庭堅相關詩文及其年譜，對此《家乘》作全面之點讀，並於記事加以疏証，分析，以對此空前之作，有確切了解，亦有助於知人論事云。

《乙酉宜州家乘》係北宋大詩人、大書法家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在宋徽宗崇寧四年乙酉被罪編管宜州（今廣西宜山）時所寫的日記。按：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記：「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又羅大經（

鶴林玉露、地集、家乘）：「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意也。」則「家乘」一詞蓋庭堅始創，於譜牒之事，別樹一面。據陸說，是庭堅平素即有「家乘」之作，至宜州猶然；據羅說，則「家乘」實庭堅「晚年」之作。今所見則是「乙酉」年在「宜州」所記。

黃庭堅於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十一月間，跋涉千山萬水，經歷了萬苦千辛，三年五、六月間，終於到達的宜州（今廣西宜山）。初到宜州，倍受欺凌，不遑起居，艱困至極。當年歲暮，稍能安定，其兄大臨又以在任萍鄉縣令，萬里兼程，自江西來宜州探問。於是，先生自四年乙酉正旦開始記日記。先生卒於四年九月三十日，今所見則記至八月二十九日止。扣除缺佚，實得二百三十日。此二百三十日所記先生之生活狀況雖極瑣細，然無一語及於政事或個人恩怨。已故史學家趙鐵寒先生曾注意先生此一（家乘），並曾撰（黃山谷的謫居生活——讀宜州乙酉家乘）一文，發表於（大陸雜誌·六卷二期），惟僅作概略介紹，又不免有臆測之處。蓋（家乘）文字簡約，並多食品名目，不加疏解，頗難通讀。茲參考先生相關詩文及其年譜，對此一空前之作，全面點讀，並於記事加以疏解補證，以求於（家乘）有較確切之了解，亦有助於知人論事云。

一、自知憂患在此程，書藥花棋樂餘生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元明自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矣。是日州司理管及時當來謁元明。飲屠蘇。

疏：先生於徽宗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六月初九日領太平州（治今安徽當塗）事，九日而罷。據年譜卷二十九、六月十九日載：「先生有與徐師川書云：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為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決去，會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為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風東至蕪湖矣。」按：師川即徐俯，字師川，先生外甥。與師川書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嗣文」為先生從弟，名叔豹，黃廉次子，行十六。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九、崇寧元月五日乙亥日，從御史鄒餘奏，追奪「元祐」黨人官秩；先生以「朝奉郎知太平州」列於「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諸人中，即所稱「奉朝旨送吏部」。是年閏六月

，先生原擬「將家到荆南謀居」（上引與師川書），唯七月甲午（十一日）復繫舟「達觀臺」下（見年譜）；郭祥正有（達觀臺黃魯直名之二首）云：「戴氏山頭一席平，集仙椽筆寫臺名；長江自與天爲鏡，不用風雲變晦明。」「高臺千尺俯江干，達觀寧論眼界寬；但見青山圍遠水，不知何處是長安。」（青山集卷二八），郭係太平州人，豈先生既至蕪湖，又折返當塗！按年譜：本年五月赴任太平州途中，二十日既過湖口，即繫舟於「大雲倉之達觀臺下」。是達觀臺在當塗境。八月，復至江州（今九江），己未（初七日），泊舟於琵琶亭西，有（跋自書東坡乳泉賦），此跋諸集俱無而猶見於年譜，先生盛稱東坡（乳泉賦）爲「數百年之文章也」。按東坡有「天慶觀乳泉賦」（見蘇軾文集卷一），在海南時作。先生在江州嘗於八月壬戌、甲子（十日、十二日）兩至「百花亭」，有（跋梁元帝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跋文甲子日作。是年九月甲申繫舟鄂州（治今武昌）之繁口（按：繁爲樊之誤），甲申爲初二日，年譜誤爲十二日。有（武昌松風閣）詩；至黃州會張耒，宿「觀音院」鐘樓，旋返鄂州待命。十月丙子（二十五日）以朝散郎管勾玉隆觀；遂居鄂。二年四月，范純粹以常州別駕安置鄂州。十一月，先生除名，羈管宜州。以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先生撰（荆南承天院碑）語，言涉謗訕。（長編拾補）卷二十一注引「名臣言行續錄」云：「承天寺僧爲先生乞塔記，文成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陳舉前請曰：『某願託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此憾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除名勒停，羈管宜州。」按（承天院塔記）全文今見（豫章先生遺文）卷三。先生爲陳舉誣陷事，年譜引黃仲賁（跋承天塔記）所述較（名臣言行續錄）爲詳。先生既奉詔，在鄂嫁女黃睦，蜀本詩集注引先生與人帖有：「庭堅治行已有緒，既嫁女，別無一事，移舟漢陽，留數日，待親戚之在旁近耳！」味其語氣，似奉旨前已嫁女。先生女黃睦適將仕郎舒城李文伯（見年譜前引豫章先生傳）。十二月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追送。過洞庭，泊長沙，由長沙歷衡州。三年三月十四日抵永州，家屬留下。再經全州、桂州，約五、六月間到宜州。備受官司刁難，先生曰：「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載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於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得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

「可不堪其憂耶？」（跋資深書卷。此跋亦不見諸集）時知宜州爲党光嗣，先生後爲作墓誌銘者（文集二十二、左藏庫使知宜州党君墓誌銘），所謂「官司」者豈指党乎？十二月二十七日，黃元明與唐次公自永州聯袂而來探親。至本日爲第四日。元明爲先生兄大臨，時爲江西萍鄉令。屠蘇即屠蘇酒，正明朔（初一）飲屠蘇酒，見（荆楚歲時記）。

蓋以除瘟疫。酒以肉桂、山椒、白朮、桔梗、防風合成。

二日辛未，小雨。遣永州腳夫四人回，寄糟蟹、蝦胸、梨、蠔子大燭草、豆蔻、蠟。作未酉亥餠，元明、次公會食，罷，步出小南門，西過龍水縣，道遇崇寧道人文慶。

疏：先生安置家屬於永州後始赴宜州，永州腳夫四人留在宜州近七月餘，此時乃遣返。胸，乾肉之中屈者。蝦胸應即蝦乾。蠔子，小飛蟲；「蠔子大燭草」不詳，或爲可燃燒以驅趕小蟲之特別草類。所述寄永州腳夫攜返永州各物，應係至宜後所得贈品之多餘者。正旦食餛飩，清人所撰（月日記古）卷一正月初一下有：「李宗回者有文詞者，……臨正旦一日，將往華陰，……客撫掌曰：大哥與公各飲一盞椒蔥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飯吃。」餛飩而稱「未酉亥」，蓋指其餡爲羊雞豬肉也。詩外集卷七「謝張泰伯惠黃雀鮓」詩第五六兩句「蜀王煎薺法，醢以羊麋兔。」注引自注云：「俗謂亥卯未餛飩。」據此知「未酉亥」者指羊雞豬也。龍水在宜州南。

三日壬申，陰，微寒。食罷，元明、次公對碁；予獨步至安化門，得黃雀數十。

疏：所得黃雀或作成雀鮓，參五月初八日記事。鮓者蓋以鹽、米漬物使熟。

四日癸酉，微陰。區叔時與元明、次公同飯。爲元明作花吉貝背子。與叔時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疏：區叔時，不詳。吉貝即木棉，花吉貝即木棉紡成之花氈。背子，無袖之衣（說文）。似先生亦能製衣也。先生在宜，常以棋戲銷日。

五日甲戌，晴。郡守而下來謁元明。得柘姑。

疏：按党光嗣明遠於崇寧元年知宜州，四年八月丁卯卒（見文集三三左藏庫使知宜州黨君墓誌銘）。柘姑應即鷓鴣鳥，先生亦養禽鳥以寄興。

六日乙亥，四山起雲而朝見日，纔袂衣。始遷書藥入新居。

疏：昨日微寒，本日大熱，明日又大雨而大寒，宜州天候之劇變，於先生亦一威脅。新居不知如何，唯先生所貴者爲「書」與「藥」，書以養性，藥以養身，而爲先生籌，藥或重於書矣！

七日丙子，陰，辰已大雨。入新居，大寒。

八日丁丑，晴。發張載熙兄弟、馮當時、周惟深書。得大含笑一枝。叔時來暮，人勝一籌，叔時三勝而四敗。

疏：張氏兄弟、馮、周皆無可考。宜州似盛產含笑花，屢見記之。區叔時之暮力終不若先生。先生前後與叔時有六次棋戲，僅小輸一次。

九日戊寅，晴。從元明步至管時當莫疏亭。

疏：管時當爲州司理，已見前。司理是司理參軍，掌獄訟之事。

十日己卯，晴。步至三角市，食罷，從元明步自小南門，繞城觀，四面皆山而無林木；歷西門、北門、東門、正南門，復由舊路而還。得曹醇老書，寄二酒、乾筍、菌生、熟栗、黃甘、山蘋。

疏：在三角市進食後，繞城縱觀，有山而無林木，則其地景觀可知。曹醇老待考。菌生，或即木耳。黃甘，橘類，然與黃柑不同。

十一日庚辰，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西入慈恩寺，又西入香社寺，乃折而東入植福寺，略龍水鄉而歸。

疏：龍水鄉，本月二日記事「鄉」作「縣」。按唐書地理志爲宜州龍水郡，又（讀史方輿紀要、廣西、慶遠府、宜山縣）：「龍水廢縣在府治東南，武德中，置縣於此，尋爲州治。」則作「縣」是。「香社寺」或應作「香積寺」，「

香積」本爲衆香世界佛名，引申指寺院僧廚，又多用爲寺院名。以「香社」爲寺名則未見。

十二日辛巳，朝雨霏霏，已、午晴。「已、午，上午九時至十一時間。

疏：疏雅釋天：「小雨謂之霏霏。」已、午，上午九時至十一時間。

十三日壬午，立春，晴又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訪崇寧道人文慶，臥於慶公之室。紫堂山人王漸、僧惠宗實同行。

十四日癸未，晴又陰。夜從元明步出東門上高寺，入天慶觀，乃至崇寧寺。僧崇廣自融州迴。

疏：初次由東門出城，「天慶觀」首見。融州屬柳州府，在宜州東北。

十五日甲申，晴。得嗣文書，送五緘，報嗣深自光山罷歸，得先民辟通行交子司勾當，兄弟仕同郡而不閤法，可慶也。報知命長女與其婿張鈞及其姑之乳媪來留半月。

疏：嗣文見前。嗣深爲嗣文弟，黃廉幼子，行十九。光山屬河南光州。先民應係先生叔交黃襄之子，襄另一子仲堪字覺民，先民或其兄弟。「交子」者猶今紙幣，據宋史食貨志載：眞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又仁宗時，設益州交子務，正式發行紙幣，實爲吾國紙幣之始。勾當猶言幹事，唐宋間習用語。知命係黃庶第四子，名叔達，先生弟，行二十。

十六日乙酉，晴。夜從元明步至崇寧寺。

疏：第二次夜遊。

十七日丙戌，晴。從元明浴於小南門石橋上民家俗室。與叔時碁，叔時三北。太醫朱激饋雙鵝。

疏：首見入浴記載，知其不易。據宋史職官志四、熙寧九年（一〇七六）置太醫局，有九科醫生額三百人，學生常以春試，合者輪往各處治病，歲終稽考。此處太醫應即指經考核合格之太醫局生。

十八日丁亥，晴，大熱，不可袂衣。

疏：正月而有不可袂衣之大熱天，足見宜州平均氣溫之高。

十九日戊子，又陰，小冷，可重袂衣。得華陰細辛於王紫堂。初見棟食，與「」產不異。

疏：王紫堂者紫堂山人王漸，見前十三日記事。按《本草·細辛》：「釋名：小辛、少辛，頌曰華州眞細辛，根細而味極辛，故名之曰細辛。」（《山海經中山經·少辛注》：「細辛也，如葵，根細而味極辛，故名。」又《爾雅翼》：「棟木高丈餘，……實如小鈴，名金鈴子。」產字上原缺一字。

二十日己丑，陰，大寒，可重繭。得永州平安書，并得南豐無恙書，知李倩女睦家音問云：欲遣人至宜；元明得李磁州及女

姻書。相書報張子發出自訟齋，會蔣子人、鄒得久，稅於高山寺借馬。從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嶺，要叔時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餘，秉燭上下，處處鐘乳蟠結，皆成物象，時有潤壑，行步差危耳。出洞；頃之，得張貴州書，傳致范德孺、晁無咎書。夜中急雨，寒甚。

疏：先生家屬在永州，南豐則或其女黃睦所在。倩者婿也。李磁州不詳。相即黃相，先生子，所謂小德者。稅即知命子稅。集真洞蓋鐘乳洞，所謂「皆成物象」者具見其特色，廣西甚多。張貴州待考。范德孺即范純粹（一〇四六—一一一七），范仲淹四子；晁無咎即晁補之（一〇五三—一一一〇），二人與先生同在元年五月乙亥貶斥黨人中，范以朝散大夫、晁以朝散郎知密州，與先生均在「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諸人中，并不得與在京差遣；其後先生管句玉隆觀，晁則以朝散郎管句江州太平觀，范則於三年四月以常州別駕編管鄂州。

二十一日庚寅，陰。夜從元明過王紫堂。中夜大雨達旦。

疏：三次夜遊，二訪紫堂山人王漸。

二十二日辛卯，雨。

二十三日壬辰，曉雨乃晴。遣武陽寨書、象州書、貴州書。入夜小雨微明。

疏：武陽寨在宜州東北，本爲縣，崇寧元年置寨。象州、貴州均在宜州東南。二十得張貴州書，本日寄覆書。

二十四日巳，雨不已。得曹醇老書，以元明至宜，予暫開肉，故寄一羊及子魚、蝦胸、蛤蜊醬、蟹螯腊、蟹醬金橘三百，並爲督到王漑通錢九千。

疏：子魚，即鰻魚、生東海，狀如青魚，長者尺餘，其子滿腹，有黃脂，美味；見本草。曹醇老於十日已寄來酒及乾筍等，今又寄來多物，羊豈活羊？其餘除金橘外均已曬乾或醃製。

二十五日甲午，晴。表安國對棋，且勝且敗，而安國負七局。

疏：表安國待考。

二十六日乙未，晴，不見日。崇寧道人來速元明及予同飯。

疏：崇寧道人文慶，已見初二日記事。速，邀請。

二十七日丙申，陰不雨。

二十八日丁酉，晴。從元明遊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結成物狀，又有泉水，清澈勝南山也。

疏：是亦天然鐘乳石洞。

二十九日戊戌，晴。

三十日己亥，陰不雨，氣候差溫。叔時來碁，且勝且敗，而叔時負三局。爲元明作平氣丸成。樂善寨黃遠送雪菌、臘。酉後凍雨，夜雨達旦。

疏：樂善寨在宜州北，屬樂善州。先生能合藥，以下數見。馬二目白爲「臘」，則「臘」豈馬乎？

二月庚子朔，雨不已，小寒。帶溪文頤刲羊見餽，繼以建溪北果，又以萬錢爲壽，是張子發之媚媚也。

疏：刲羊謂殺羊。建溪北果，或爲茶之一種。張子發待考。媚媚即妹媚。帶溪寨在宜州西北、普義寨之東北。

二日辛丑，雨甚，可復近火。

三日壬寅。要秦禹錫、區叔時同酌。元明與叔時棋，叔時負三局。

疏：未記晴雨。秦禹錫初見。

四日癸卯，雨。

五日甲辰，晴又雨。諸人置酒餞元明於崇寧，並召予，予亦宿崇寧寺。

疏：諸人者或即指管及、王漸、區叔時、文慶等。

六日乙巳，晴，天極溫，才可袂衣。與諸人飲餞元明於十八里津。

疏：黃大臨共留宜州四十日，手足情深如此。當先生初謫黔州時，黃大臨亦陪伴先生同往。元明既離去，先生之孤寂可知矣！

二、十八里津兄弟別，自今孤影對寒燈

七日丙午，晴，似都下四月氣候也。象州人回，得才叔書，報松柏市之緯已達。得李仲牖書，寄建溪葉剛四十銖，婆娑香四兩，蜀牋四軸，蠟桶，赤魚鰾五十，並得少伊書。

疏：前月二十三日遣人赴象州，今回，計半月。緯，事也。松柏市之事不詳何指。銖本指帶具，此或謂將建茶製成便於攜帶之團塊狀。玉篇：魚鰾可作膠。此赤魚鰾亦應作膠用。才叔、李仲牖、少伊不詳。

八日丁未，曉，寒甚，已而小雨又晴。

九日戊申，陰寒不雨。步到崇寧，采薺作羹。叔時來對棋。

疏：元明離去後，白日則尚或有友人來相陪消遣，入夜則真孤燈如豆，形影相依，真所謂「一身弔影」矣！

十日己酉，雨，不甚寒。得元明丙午柳城書，報周通叟作象州教授。要來蘇舟，爲鄒至虛乞正書兩紙。唐次公自柳州來，送菖蒲酒四器。是日午後雨止。

疏：元明乙巳離宜，柳城在宜之東，周通叟應即周通老叟，周敦頤次子。柳州在宜州東、柳城東南。

十一日庚戌，晴。唐次公來蔬飯。

十二日辛亥，雨又霽，夜中凍雨。

十三日壬子，雨。作素包子。召次公不至。得元明書。

疏：先生曾在北京久居，雖熟於麵食，能作包子，亦難能。

十四日癸丑，晴又雨。柳州僧禪進送才叔上元日書。遣高德修書。

十五日甲寅，雨。發元明甲子書。下重醞酒。

疏：元明丙午書後，壬子又得，其間無「甲子」日，此應作壬子，涉本日天干誤。前日得書，本日即覆，真所謂「家書抵萬金」，先生之境可以想見。先生有詩句云：「酌我先人九醞觴」，自注云：「近得重醞法，甚妙。」（內集卷

二十、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按「九醞酒」（見《西京雜記》），喻極醇美之酒。先生所謂重醞酒者，是二次醞釀之酒，自較醇美。

十六日乙卯，晴。答禪進書。夜中月明。

疏：禪進自柳州送才叔書來，今作復書以託禪進帶往柳州也。

十七日丙辰，晴。葉筠元禮來約相見。

疏：葉筠初見。

十八日丁巳，晴又陰而不雨，小寒。唐叟元老寄書，並送崖香八兩。

疏：唐叟不詳。崖香，沉香之一種，一名土沉香，雖薄如紙，入水亦沉。

十九日戊午，陰不雨。得元明十二日師塘鋪書。

疏：元明第三書。師塘鋪，地名，待考。

二十日己未，雨。崇寧道人同宗廣二僧、王紫堂噉素包子。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

疏：第二次作素包子。第二次合藥。爲心悸所苦，似有心臟之疾。

二十一日庚申，晴，初見日。發元明乙丑寄書。午雨晚晴夜雨。

疏：按元明於乙巳離宜後至今，中間無乙丑日，又自甲申至今唯戊午得元明於師塘鋪所寄書，則此云乙丑書顯然有誤。

二十二日辛酉，雨不已。崇寧慶公來，遂率至寺中食包子。僧重廣之全州。

二十三壬戌，雨。

二十四日癸亥，雨止。氣微溫。小許送鴈鳩六，王沙監送溪魚十五，皆班諸鄰。得鞭筍二十餘，甚美。

疏：鴈鳩與溪魚均分送鄰人，蓋自元明離去後，似又斷葷也。王沙監即沙河監王籍。鞭筍者竹根也。本草：「時珍曰：

竹有雌雄，但看根上第一枝，雙生者必雌也，乃有筍，土人于竹根行鞭時，掘取嫩者，謂之鞭筍。」

二十五日甲子，晴，不可挾纊。蔣侃送蠻布坐薦四，絮以葦花、金鈴子、雪菌，皆一箬。三鼓，馬軍營外火焚十家。

疏：挾纊謂帶綿。葦花，蘆葦花；金鈴子即棟花，雪菌不詳。筴，竹編容器。地方火災，亦在關心之列。

二十六日乙丑，晴。得元明二月十四日丁卯書，寄書一篇，青玉案一篇，滑石壓紙五枝。得相、稅正月二十八日平安書。得李德素泊李郎三十日、本月十七書。蔣侃送山藥（佳），莫洞送雪菌。得天民正月書，報鄉中事種種（新知縣陳決宣德，二月上）。得戴坤父正月五日書。

疏：二月十四日爲癸丑（趙鐵寒誤爲癸亥），此誤記。李德素名竈，先生有「祭李德素縣君文」（文集卷二十一），蓋

祭德素之妻；又祭文中有「唯我息女，或羞蘋蘩」語，先生女睦適德素之子李文伯。蔣侃、莫洞、戴坤父待考。

二十七日丙寅，晴。發元明丙寅書。

疏：本日又得元明書，即覆之。

二十八日丁卯，微雨不寒。發相、稅書。

二十九日戊辰，社雨。得賓州王元道書，送丙椰子及來陽火箸。晝晴驟溫可單衣。

疏：王元道待考。丙或謂南方。火箸，金屬製以來火者。

閏二月己巳朔，晴，中夜凍雨。

疏：凍雨即寒雨，暴雨。

初二日庚午，曉晴終日，夜雨達旦。

初三日辛未，雨。王佺來求白鷗，得雌雄一雙與之，此爾雅所謂鷗雉也。

疏：王佺待考。爾雅釋鳥：「鷗雉，亦名白雉。」

初四日壬申，過管時當西齋。

初五日癸酉，過西齋，終日夜大雷雨。

初六日甲戌，數日皆夜晝晴，是夕星月粲然。

初七日乙亥，晴。

初八日丙子，晴，夜雨達旦。

初九日丁丑，雨止。得元明戊辰書。馮孝叔寄書並送所買藥一箒。

疏：戊辰爲二月二十九日。馮孝叔待考。

初十日戊寅，雨。蔣侃、莫洞寄買崇寧倚卓錢四千，莫並寄橄欖百枚，筍數十頭。德謹砦秦靖寄筍、橄、山藥。食罷，過管時當西齋。

疏：倚卓即椅子與卓子，楊億（談苑）：「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

十一日己卯，雨。

十二日庚辰，雨。

十三日辛巳，不雨。

十四日壬午，晴。德謹「秦靖餽筍、山藥、炭四籠。鑽竹改火。」

疏：缺字依初十日事應是「砦」字。又按論語陽貨：「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斯可已矣。」集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徐顥（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即所以就救疾也。」本年閏二月，此時已漸近夏，故有改火之事，唯鑽竹乃未所聞也。趙鐵寒氏將「鑽竹改火」亦列入秦靖之禮物中，並謂「不知是何物，尤其排不出用場了。」是不知「改火」之習俗。

十五日癸未，晴。

十六日甲申，雨。

十七日乙酉，晴。

十八日丙戌，陰，辰已晴。崇寧道人出諸巖作佛事。

十九日丁亥，晴。沐浴於石橋之漏室。

疏：漏，浴富也，禮記內則：「外內不共井，不共漏室。」

二十日戊子，陰。不雨。自南門步向東城，過望仙樓，復至小南門而歸。

疏：孤身獨步，勝事自知。

二十一日己丑，晴。與僧惠宗、了觀浴於石橋。叔時來對棋，予敗四局。

疏：浴於石橋漏室，此第三次。棋戲初敗於叔時。

二十二日庚寅，晴。大熱不可袂衣。叔時來對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二十三日辛卯，晴。觀書於南樓。

疏：首見「觀書」記事。

二十四日壬辰，晴。臥於南樓終日。叔時來棋，三勝而再敗。

疏：終日偃臥，心境何如！

二十五日癸巳，晴，天氣似京師五月。

疏：心中所念者無非京師也！

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凍雨，晨涼。辰巳間陰晦小冷。

疏：辰巳間指上午七時至九時之間。暄，陰晦。

二十七日乙未，晴，寒。

二十八日丙申，晴。發永州書。思立寨孫彥昇子漸崇班送石昌蒲二桶，小菜桶四枚。

疏：思立寨在宜州西北。崇班，官名，內殿崇班之省稱。

二十九日丁酉晦，晴寒，時作數點雨，不霑濕。發元明丁卯書至長沙。

疏：丁卯二月二十八日。書信寫畢，待一個月而後始得託人攜去。

三、南樓秋夏渾一夢，豪士遠來共陰晴

三月初一日戊戌朔，晴。

初二日己亥，丁酉、戊戌中夜皆澍雨。德謹寨寄大簾一床，又寄大苦筍數十頭，甚珍，與蜀中苦筍相似，江南所無也。

疏：德謹寨秦靖，再三送先生物品。

初三日庚子，大雷雨。

初四日辛丑，晴。

初五日壬寅，晴。入夜星月粲然。

初六日癸卯，晴。郭戎送枇杷，甘甚。又送麵兩石。

疏：郭戎待考。

初七日甲辰，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疏：此党君趙鐵寒（讀宜州乙酉家乘）以爲「大概就是党知州」者誤也，此党君乃黨渙伯舟，而党知州則爲党光嗣，字明遠，卒於本年八月初三日，見是日記事。文集卷二十二有（左藏庫使知宜州党君墓志銘），即爲党明遠作。又據墓誌，党渙即明遠長子。

初八日乙巳，晴。党君送含笑花三枝。

初九日丙午，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十日丁未，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作順氣丸成。

疏：第一次作氣丸。党君頻送含笑花，先生則作順氣丸，含笑豈知先生心之中之事哉。

十一日戊申，晴，暑氣欲不可堪。得元明閏月十四日己巳書，並得相、稅書。

疏：元明來書經二十六日始達。唯閏月十四日爲「壬午」，而非「己巳」，「己巳」爲閏月初一。

十二日己酉，晴。

十三日庚戌，晴。普義邵革送山藥二簍。

疏：普義寨在宜州西北。

十四日辛亥，晴。夜中大雷雨。

十五日壬子，晴。成都范廖來相訪，好學之士也。得相、稅書。

疏：據范廖序，廖於十四日至宜州，寓宿崇寧寺，本日謁先生於僦舍，「望之真謫仙人也。」

十六日癸丑，晴。長沙僧去，發元明戊辰書。

疏：「戊辰」當係「戊申」，是日得元明書，隨作覆書而本日託長沙僧攜去。

十七日甲寅，晴。

十八日乙卯，大雷雨，溝澮皆盈。得張八十外甥須城正月書。

疏：須城應即古須邑，今河南滑縣東南。「張八十」待考。

十九日丙辰，晴。武陽莫彥照送粟米。

疏：武陽寨見一月二十三日，莫彥照即莫洞。

二十日丁巳，大雷雨，溪水溢入城壕，井泉皆達。王紫堂將諸雛入桂林。

疏：桂林（桂州）在宜州東北方。

二十一日戊午，雨。何濬、范寥同飲。

二十二日己未。得高德脩書。

疏：本日未註明晴雨。

二十三日庚申，晴。思立孫子漸送入參、芎。

疏：思立寨孫子漸已見上月二十八日。

二十四日辛酉，晴。普義邵革侍禁來。

疏：見本月十三日。侍禁，武官名。

二十五日壬戌，晴。普義送粟米二斗。

二十六日癸亥，晴。

二十七日甲子，大雷雨。郡守殺鵝於城南之龍泓，於是三日矣。

疏：守郡即黨明遠。殺鵝意在祈雨，得雨，故農夫喜（見明日）。亦關心農事。

二十八日乙丑，又雨。農夫以爲慶。

二十九日丙寅，晴又雨。

三十日丁卯，晴。

四月初一日戊辰，晴。城西南再火。

疏：二月二十五日有「三鼓，馬軍營外火焚十家」之記事，此言「再火」，或馬軍營外再火，則馬軍營在城西南。

初二日己巳，晴。

初三日庚午，晴。馮孝叔送元明己巳書及相、稅書，寄紙、藥、鞋、襪，及公袞書送紙六軸、人參十兩。朱彥明、徐靖國皆有書。鄒德久及稅各寄詩來，皆可觀。夜雨震電。

疏：己巳才昨天。公袞即曾紆，曾布子，崇寧二年六月辛酉以承議郎編管永州。鄒德久，正月二十一日作鄒得久。

初四日辛未，陰欲雨。是日煨筍，作藕菹、薑菹、茄菹。

疏：「菹」同菹，蓋醬漬之。

初五日壬申，晝晴夜雨。

初六日癸酉，晴。崇寧僧法旻置飯，與范信中同之。

疏：范信中自抵宜州即寓居崇寧寺，至先生遷往南樓，始同居處。

初七日甲戌，晴。與時當、信中剝粽子。

初八日乙亥，午風未凍雨少頃又晴。

疏：午時，中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未時，下午一時至三時。

初九日兩子，晴。

初十日丁丑，晴。

十一日戊寅，晴。

十二日己卯，晴。

十三日庚辰，晴。

十四日辛巳，晴。

十五日壬午，晴。予病暴下不能興。

疏：一連七日只記天候，心情似異常。本日忽暴下不能興，則身心兩傷矣。「暴下」者蓋急性痢疾。

十六日癸未，晴。

十七日甲申，晴。

十八日乙酉，晴。

十九日丙戌，晴。普義寨寄粟米、山蕓。

二十日丁亥，晴。沙監王稷寄朱砂及猿皮。

二十一日戊子，晴。思立寨寄竹床。

二十二日己丑，晴。德謹寨寄竹簾。

二十三日庚寅，晴。自丙子至庚寅，晝夜或急雨，簷溜溝水，行輒霽。問民間未可以立苗也。食新蓮實。

疏：丙子初九日，至本日，前後十五天，似夏日驟雨。

二十四日辛卯，晴。大腑始和。沐浴於城南民家。

疏：自十五日暴下至本日共十天，頗傷元氣。

二十五日壬辰，晴。崇寧道人來同粥。

疏：腹疾初瘳，故食粥。

二十六日癸巳，晴。

二十七日甲午，晴。市人始賣木等（多改切）子，皮殷紅，肉甘酸，生者微澀，核猥大而肉少。余舊聞嶺南木等子即藥中「山茱萸」也。沙監王稷寄渠酒歷來，自去年十二月未請。

疏：「渠酒歷」不詳所指。記事似未充足。

二十八日乙未，晴。

二十九日丙申，四鼓欲竟，大雷雨，至寅卯稍止，農民遂有西成之慶。乙酉之夜，郡守齋宿，請雨於上帝。郭全甫置酒於南樓，與者四人，予及劉君賜、管時當、范信中。思立孫子漸寄糟薑、簞、涼床，秦禹錫送鮓。

疏：按《尚書·堯典》：「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傳》：「秋西方萬物成。」此謂秋收有望也。乙酉為十八日，自

是日至今，只有急雨，雨水不能留，無益農事，本日大雷雨，自四鼓（凌晨一時起）至寅卯（上午五時），連下三個時辰，雨量足矣，故農民稱慶。先生亦必欣然，而與諸人會飲於南樓。

五月初一日丁酉，雨。普義邵彥明寄木瓜及蜜。郭子仁送荷苞鮓。

疏：邵彥明應即邵革，見三月十三日記事。

初二日戊戌，雨。夏至。郭全甫、管時當、李元朴、范信中會於南樓。

初三日己亥，雨。得元明長沙三月書、南豐三月書，轉附到睦三月書。

疏：睦者黃睦，先生女。

初四日庚子，雨，晚晴，夜見星月。

初五日辛丑，晴。郡中以令爲安化蠻置酒。

疏：按宜州有安化上、中、下州，所謂「安化蠻」者殆指居其地之少數民族。

初六日壬寅，雨。

初七日癸卯，雨。自此宿南樓，范信中同之。

疏：范寥序中亦言：「至五月七日同徙居於南樓」。自此至先生之卒，范寥於先生所謂「跬步不相舍」矣。

初八日甲辰，雨。陶君送牛脯、雀鮓、蜜梅。

疏：陶君初見。

初九日乙巳，雨，夜中大雨。

初十日兩午，晴。邵彥明寄木瓜二十。

十一日丁未，晴。

十二日戊申，雨。

十三日己酉，雨。

十四日庚戌，雨。

十五日辛亥，晴。歐陽襄自柳州來。邵彥明來。

疏：歐陽襄即歐陽偁夫。

十六日任子，雨。李元朴置酒郭全甫之東軒，與者向日華、邵革、管及、王彥臣、賈琪、劉煥、高權、范寥、歐陽襄，其一客則予也。彥明送粟五斗。

疏：此次聚會共十二人與會，蓋少有之會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十七日癸丑，晴。陶君送魴魚「」十包。

十八日甲寅，晴。同范信中、歐陽佃夫浴於崇寧。與崇寧道人過徐常。步至石泉，泉甚清壯甘寒，但不濶不磬耳。邵普義送荷「」。

疏：濶，污；磬，以磚砌邊，易受污穢。

十九日乙卯，晴。佃夫弄琴，作清江引、賀若、風入松。「」米七斗。

疏：清江引、賀若、風入松均琴曲名。賀若，（猗學寮雜記）：「琴曲有賀若，最淡古。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

中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余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見涯傳。

「原缺字或爲人名及「送」字。」

【以下有缺佚，據干支推算，所缺爲五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及六月初一日至二十四日共三十五天】

六月二十五日庚寅，雨。

二十六日辛卯，雨。

二十七日壬辰，雨。

二十八日癸巳，雨。

二十九日甲午，晴。

三十日乙未，雨。沐浴於崇寧。

四、八桂牂柯殊不惡，群賢歡會杯酒傾

七月一日丙申，晴。郭全甫、辛子宜晚過南樓。

疏：辛子宜初見。

初二日丁酉，晴。步出城西。袁安國送梨，亦可啖。

初三日戊戌，晴。郭全甫攜酒來，與李元朴、范信中、歐陽佃夫同飲。

初四日己亥，晴。甘祖爽來，訪得巖西壽聖院是計監院，又云其叔父表民第十三在巖西居。未申間大雨。醫黃寶全送安石榴。

疏：甘氏、黃氏均初見。「計監院」應是官署名。

初五日庚子，雨。馮才叔送八桂兩壺。

疏：八桂爲桂林府郡名，此稱壺，應指當地所產之酒。先生嘗自號「八桂老人」。

初六日辛丑。同信中、佃夫浴於崇寧。

疏：未記晴雨。

初七日壬寅，晴。

初八日癸卯，晴。吳彥成送焦子、石栗。

疏：焦子、枇杷之一種，（本草、枇杷）：「集解，時珍曰：廣志云，枇杷易種，葉微似栗，無核者名焦子。」

初九日甲辰，晴。全甫送麥五石。

初十日乙巳，晴。佃夫聞其母夫人疾作，不俟晨飯而行。

十一日丙午，晴。與信中浴於崇寧。高允中來臥南樓。

十二日丁未，晴。昌天河寄木瓜及瓷甌十枚（昌惟賢字任之）。全甫、元朴、允中、信中來，會酌於南樓下月明中。

疏：天河，地名，在宜州北。

十三日戊申，晴。將官許子溫見過，彈履霜操數章，又作霜鐘曉角而去。陶君送麵十斗。歐君送梨及焦子、紫水茄。全甫、允中、信中來、小酌月明中。

十四日己酉，晴。幸子宜家莊客還南豐，附元明己巳書。

疏：本月尚無己巳日，因中間缺三十餘日，不得其實。

十五日庚戌，晴。子溫來弄琴數曲。秦禹錫惠牂柯酒，殊可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飲牂柯酒，盡一壺。

疏：牂柯本貴州地名，酒必其地所產。月下小酌，亦樂事也。

十六日辛亥，晴。三人者又同飲牂柯酒。

十七日壬子，晴。同信中浴於崇寧。

十八日癸丑，晴。得牂柯酒一尊於劉君。同信中步至秦禹錫家。明日劉君又送牂柯酒二壺。

疏：預記次日事，此爲一例。

十九日甲寅，晴。自壬子至今，有風甚涼。

二十日乙卯，晴，得任德公書。（黃丕微仲攜來）

疏：任德公初見。

二十一日丙辰，晴。同允中、信中浴於崇寧。

二十二日丁巳，晴。同允中、信中就全甫小飲。

二十三日戊午，晴。帶溪文儀甫來，送二簞、黃梁、魚腊。前日黃微仲送沉香數塊，殊佳；從以烏滿、花梨木界方，粉腊。天河昌任之送蜜。

疏：帶溪寨在普義寨東北。文儀甫即文欣，見二月初一記事。烏滿，即黑檀。以花梨木作界方。昌天河已見十二日。

二十四日己未，晴。聞郡官請雨。崇寧道人來，受粥而不受飲。

二十五日庚申，晴。同黃微仲、范信中浴於崇寧，崇寧道人置飲。

二十六日辛酉，晴。全甫、允中來飲解醒酒。

疏：劉伶有「一飲一斛、五斗解醒」之語，然解醒酒不知所指。

二十七日壬戌，曉雨又大晴。黃積微、文儀甫來共蔬飯。同范信中過李元朴問疾。

二十八日癸亥，曉大風而雨。

二十九日甲子，晴。同積微、信中浴於崇寧。

八月乙丑朔，晴。

初二日丙寅，晴。

初三日丁卯，晴。宜守党明遠是日下世。

疏：據生先所撰党明遠墓誌銘（文集二十三），党河中人，長於京師，應進士舉不利，自下班殿侍以戰功十八遷而至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崇寧初知宜州，卒年五十四。在軍中三十年，以不欺立名節，捐館之日，斂無複衣，歸無餘貲，守節不衰也。許爲廉吏。

初四日戊辰，晴。

初五日己巳，晴。

初六日庚午，晴。

初七日辛未，晴。

初八日壬申，晴。

初九日癸酉，晴。

初十日甲戌，晴。宋子正送八桂十二壺。

十一日乙亥，晴。德謹寨送香櫞子、芭蕉。

疏：櫞，枸櫞，樹皮可爲粽，果似橘。蓋櫞櫞之一種。

十二日丙子，晴。允中置飯於南樓，全甫不至。與積微、允中、信中同飯。

十三日丁丑，晴。

十四日戊寅，晴。

十五日己卯，晴。

十六日庚辰，晴。

十七日辛巳，晴。

十八日壬午。按：本日未記晴雨，疑漏刻。

十九日癸未，晴。

二十日甲申，晴。

二十一日乙酉，晴。

二十二日丙戌，晴。

二十三日丁亥，晴。

二十四日戊子，晴。

二十五日己丑，晴。

二十六日庚寅，晴，小雨甚急，不能久。

二十七日辛卯，小雨，不能斂塵。

二十八日壬辰，小雨頗清潤，晚大雨。積微致糲三擔、八桂四壺。

二十九日癸巳，青。

五、宜陽任運山谷老，一笑天地化功成

先生日記記到此為止，前後共二百三十日，其中記晴雨而別無其它記事的有八十六天。據所記可知，自當年一月至八月底，先生於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間，曾因下痢而大傷元氣，又嘗為心悸所苦（二月二十日）。至八月共二十九日，有記事者僅七日，他鄉異地，家人遠隔，雖有仰慕者如范寥等經常陪侍，又無物品匱乏之虞，然長年流徙，一身弔影，其孤寂可以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想見，然先生前在黔、戎時，尚以「槁木」「死灰」「任運」自嘲自寬，自到宜州，真似古井無波，故雖偶記火災、祈雨之事，然絕大部分爲生活瑣事：晴雨變化，飲食遊戲，收信回書，朋友往來，饋贈品目等等，如此而已！如此而已！而二百三十日記事全文共有六千餘字，除正月十五日「可慶也」用了「慶」字，二月二十日「累日苦心悸」用了一個「苦」字外，竟無任何其它悲喜哀樂怨怒欣悅的字眼，說他真正達到了「太上無情」的境界也罷！說他是「哀莫大於心死」也罷！先生的的確確展現了他不俗的格調，這正是人們崇敬他的地方。先生曾言：「術者言，吾兄弟皆壽八十。」（內集卷二十、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詩首句註），按崇寧元年閏六年甲戌（二十一日），先生既罷太平州，將往鄂州途中，嘗得柳彥輔（大詞人柳永之孫，當時有名的術士）的指點：「許余官職云云，大體見於六十二，故書遺之，丙戌年當一笑也！」（遺文卷十、書贈日者柳彥輔）先生所稱術者，或即柳彥輔，然彥輔之言無從備知，而先生去世前確已獲赦，並量移永州，或至丙戌年先生六十二歲時，真能得意宦途，亦未可知，然果真仕至三公，壽高八十，而世亂愈亟，女真已將兵入汴梁矣！雖欲一笑，恐亦不得！而彥輔之意，或以爲先生如能安然度過乙酉年，則丙戌之後自有新機。然先生竟過不了乙酉！其死因究竟爲何？則范寥有云：「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餽，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陸遊、老學庵筆記三）若所述可信，豈是酒後受雨致病而卒？先生生於乙酉年（一〇四五）六月十二日（陽曆七月二十九），卒於乙酉年（一一〇五）九月三十日（陽曆十一月九日）。「平生無此快也！」任運如此，豈所以成天地化育之功乎！

茲再據先生二百三十日所記，就個人所見，撮其要點，補充析說如次：

一、先生於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六月初九到太平州（當塗）任，而朝廷已於五月乙亥（二月十一日）同意了御史鄒餘的奏報，追奪「元祐黨人」的官秩。先生十七日接到命令，即解職待吏部新命（合入差遣），十月二十五日，以「朝散郎」「管勾玉隆觀」；十一月羈管宜州。先生先在武昌嫁女（黃睦），十二月九日從武昌出發，經漢陽，與親友話別；過洞庭，再經過長沙、衡陽，於次年三月十三日抵永州（零陵）。留下家屬，再經全州、桂州，約五、六月間到達「宜州」。

。全程經半年餘之跋涉，近因是為寫了（荆南承天院塔記），刻石時不同意「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書名碑上的要求，被陳舉向趙挺之告了一狀，說他的碑文「訕謗朝廷」而致。先生與趙挺之之恩怨及因（荆南承天院塔記）事獲罪因由，前述趙鐵寒先生文中已略作說明，唯趙先生以為記文已佚，故不能詳其實。其後傅申先生曾撰（黃山谷遠謫宜州的近因）一文，交代較詳，可參考。（文見「大陸雜誌五十二卷五期三六—三七」）

二、趙鐵寒先生之誤主要有三點，請分別參見：二月二十六日、干支誤；閏二月十四日、將「鑽竹改火」當作一種禮物，是不知「改火」的習俗；三月初七、誤以「党君」為「党知州」，而不知乃其子党渙。它如以為所缺三十六行為每日一行即二十四日，另兩行為記事；然先生記事有多達九行者（正月二十一日），二百三十日中，僅一行者有一三五日，僅有日支及陰雨者八十六天。又以為（宜州遊山記）文不傳，實則見於「山谷題跋」。

三、日記中所涉人物，除親人外，計五十人，大多為當地近識者。又得來信三十七封，致人信十五封（據趙氏統計則為收信四十三，發信十七）。先生長兄黃大臨元明在宜州留四十天，於二月初六離去，而後初七、十二、十三、十四、二七、二八、二九皆有信寄先生，二十三日間共有七通；閏二月再有三通，其後或因道途遙隔而託寄不易，遂未見記載，然兄弟之情已可略見。元明與先生之信如何已不可知，先生覆兄書，當可在先生書讀中查考得之。

四、自正月一日至二月計三十六天，以元明在，獲地方官僚之禮遇，生活較為閒逸，兄弟曾相偕遊賞宜陽景觀：初二日過龍水縣；初十日環宜州城，見四面皆山而無林木；二十日，遊南山、沙子嶺，入集真洞；二十八遊北山，由下洞升上洞。當地又有「慈恩寺」、「香社寺」、「植福寺」（均見十一日）、「上高寺」、「天慶觀」、「崇寧寺」（均見十四日）。此期間，所受禮品甚多，唯僅二月初三、五、六三日有飲酒事，蓋為元明錢行也。

五、自二月七日至閏二月二十九日共五十二天期間，元明雖離宜，然親友書信不斷，除元明有七通，子、姪、婿及友人共有十一通，讀信、寫信，亦可聊紓孤寂。二月十五日下午「重醞酒」，曾三次作素包子，下棋七次。二十日前數日，為「心悸」所苦，此或為其致命之由。五十二日間，僅二月二十日曾出南門向東城，過望仙樓，復至小南門而歸，蓋中間有三十天陰雨日，天候又多變故也。無飲酒記錄，以先生四十歲時曾作「發願文」，誓斷葷酒。

六、自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共八十三天，其中缺五月二十日至三十及六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之三十五天，實得四十八天。范寥信中於去歲秋聞先生謫宜，遂自建康溯江而上，經九江至洞庭登岸，取道荆、湘，間關萬里來探先生，三月十四日抵達，遇雨，宿「崇寧寺」，次日謁先生，「一望之，真謫仙人也！」（見范序）。范寥自三月十五日見先生，直至先生之逝，前後共一百九十一天，自五月初七以後之一百四十一天，更與先生同居處於「南樓」，所謂「跬步不相舍」。而「家乘」亦范所刊行，其人與先生之關係極為重要，而生平事蹟，據王明清「揮塵後錄」及費昶（梁溪漫志）所載，頗具傳奇性。前述趙氏文中具引。范寥之來，先生得一良伴，三月二十一日即同飲酒。四月十五日，先生病「暴下」至不能興起，前後達十天，應是范寥照應之。四月二十九日，有四人會飲南樓者，五月十六日，更有十二人會飲於郭氏「東軒」者，是為所記最盛大之一次。此期間亦無出遊記事，唯先生題跋有（遊龍水城南帖），題「崇寧四年六月辛酉作」；六月無「辛酉」，應為「辛巳」十四日，蓋在缺佚之中。

七、自七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九日共五十八天，共得「八桂酒」十四壺，有七次飲酒記事，除「八桂酒」外，又有「牂柯酒」，先生謂「殊可飲」，曾三次月下酌飲。七月十八日曾預計次日事，為僅有之例。亦無出遊記事。

八、日記中所見之贈禮計有：

(1) 食品花果：酒、八桂酒、牂柯酒、菖蒲酒、香椽子、筍、乾筍、鞭筍、大苦筍、菌生、熟栗、黃甘、山蕓、羊二、鵝二、雪菌、北果、鮓、茶葉、鰲、鴈鳩六、溪魚、山藥、橄欖、椰子、藥、檳、石菖蒲、小菜桶、人參、芎、糟薑、醋蟹、醬蟹螯、蛤蜊、枇杷、甘甚、麵、含笑花、粟米、木瓜、蜜、荷包鮓、牛脯、雀鮓、蜜梅、安石榴、焦子、石栗、芭蕉、金橘等五十類。

(2) 用品：簾、大簾、竹簾、竹床、涼床、香、崖香、婆婁香、坐薦、書、紙、蜀箋、滑石壓紙、花梨木界方、朱砂、猿皮、火箸、炭四籠、赤魚鱗等十九類。

(3) 錢：萬錢。

九、日記中所見自製物品：花吉貝背子（正月四日）、平氣丸（正月三十）、定志丸（二月二十）、順氣丸（三月初十）、

薺菜羹（二月初九）、素包子（二月十三、二十）、重醞酒（二月十五）、煨筍、藕蘆、薑蘆、茄蘆（四月初四）。
十、棋戲記錄：

（1）與歐叔時七次（正月四、八、十七、三十、閏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共二十三局，先生僅負四局。
（2）與袁安國一次（正月二十五）七局，先生全勝。

閏二月二十四日後不再有棋戲記錄。

十一、據（年譜）及詩文集，先生至宜州後文字知見如下：「虞美人詞、小序云：宜州見梅作」「驀山溪詞、序云：至宜州作，寄贈陳湘」（青玉案詞、序云：至宜州次韻上酬七兄。按元明離宜後於二月十四日寄先生信及青玉案詞，先生二十六日收到）「跋資深書卷、三年十一月」「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按元明於二月六日離宜」「信中遠來相訪且致今歲新茗又枉任道寄桂篇復次韻呈信中兼簡任道、按范寥三月十五日謁先生」「和范信中寓居崇寧遇雨二首、按信中三月十四日抵宜時寓崇寧寺，次日謁先生」「遊龍水城南帖、四月六月辛巳」「答李幾仲書、七月二十日」「代宜州郡官祭黨守文、按：黨明遠逝於八月三日」「左藏庫使知宜州黨君墓誌銘」「乞鐘乳於公曾公卷、按曾在永州，年譜以為先生或遂絕筆於此篇」。以上計詞三闕、詩四首、跋一、書一、遊記一、祭文一、墓銘一。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本文曾在第九屆國際族譜會中宣讀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 annotated commentary on Huang T'ing Chien's *Family Record: I-Chou, 1105*

Huang Ch'i-fang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Family Record: I-Chou is the diary written by the great poet and calligrapher of the Northern Sung, Huang T'ing Chien, during the Heh-Ts'ung reign of 1105, while in exile in I-Chou (present-day I-Shan in Kuang-Hs'i). Lu Yu's *Lao Hsueh An*, volume 3, records that: "Huang Lu Chen (a pen-name for Huang T'ing Chien) kept a diary and called it *Chia Sheng*, or 'Family Record.' When he got to I-Chou he still kept writing." Lo Ta Ching's entry under *Chia Sheng* in the Geography section of his *Helin Yulu* also notes: "A diary from the later years of Shan Ku (also Huang T'ing Chien), by the title of *Chia Sheng* ('Family Record'). The name derives from the Mencian expression 'Records (*Sheng*) of the Jin.'" Thus I believe the expression "Family Record" was coined by Huang T'ing Chien as a way of adding another aspect to geneology. According to Lu, Huang commonly had a work entitled "Family Record" of which he retained the title once he got to I-Chou; according to Lo, however, "Family Record" is a work of Huang's "later years." That which we see here is what was recorded in 1105 at I-Chou.

Huang T'ing Chien died on September 30, 1105; "Family Record" is therefore all that was recorded from the first of that year until the 29th of August, excluding gaps, for an actual total of 230 days. These highly detailed records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230 days of Huang T'ing Chien's life are nonetheless without a single word about politics or personal grievances. The late historian Mr. Chao Tieh Han was the only one ever to notice Huang's "Family Record," moreover publishing an essay on it in "Continental Magazine" (*Talu Tsa Chih*); however this was only a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did not escape speculation in places.

The language of "Family Record" is simple and expressiv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names of many food items would be hard to communicate to the reader without additional explanation. Presently I refer to Huang's related poetry and writings, as well as to chronicles regarding him, as sources for the complete punctuation of "Family Record," and further add annotations to information recorded therein,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is unparalleled work, and also to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man himself.

Keywords: Huang T'ing-chien 黃庭堅

Family Record 家乘

Northern Sung 北宋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author's was translated by Larissa N. Heinrich.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一 through 二八.